

谜虫

赵主明

很多年里,我都没弄明白,老家为什么管它叫“谜虫”。

直到有一天,仿佛忽然开了窍:这虫子活在地球上,本身就是谜一样的存在。

那种小得看不见的东西,世界上已知有四五千种,我国也有一千多种。它们繁殖力惊人,生存能力也强,喜欢群居,密密匝匝地聚在植物嫩叶和嫩茎的背面,吸食汁液,使叶片卷曲皱缩,严重的,整株都会枯萎。它们祸害瓜果蔬菜,也侵扰粮食作物和花卉植物,颜色各异,形态也差不多,真认不出是哪一种。学名倒是统一的:蚜虫。

今年的半夏时节,蚜虫看中了我家的缸荷,不知从何处悄无声息地赶来,开始埋头吮吸汁液。四口缸荷里,两口遭灾最重。原本舒展的荷叶,变得没精打采,色泽黯淡;刚出水的新芽,像中了什么魔咒,迟迟展不开;整个气场从蓬蓬勃勃,一下子蔫头耷脑。

那几天我恰好出门在外。回来时乍一看,还以为是光照不够,或是水肥没跟上。蹲下身,翻开叶子背面,才看清底细——原来是蚜虫作祟。叶背黑压压一片,像粘了密密麻麻的黑芝麻;荷茎上也爬满了,一根根仿佛黑棒棒,看得人头皮发麻。

我先用最笨的法子,徒手

修理这些数不清的小东西。叶面上的,一点一点用手捏。拇指与食指一合,汁水迸出,绿中带黑,黏在指肚上,一股草腥气。荷杆上的,就用拇指、食指、中指并拢,自下往上一捋,满手黏糊糊的,腥气更重。

费了好大劲,眼瞅着收拾得差不多了,我带着胜利者的心态回屋休息。谁知第二天清晨再去,叶背又黑了一片,活像夜里偷偷开了会,商量好一齐冒出来的。那些漏网的,已产下新的一批;捏过的,又从别处爬来。繁殖太快,光靠手捏实在断不了根。

这时我想起听说过的土方子:香烟泡水能杀虫。刚好有包开了封,略有些发霉的烟。我不抽烟,客人也少,一条烟能待客一整年。春天拆开的那包,还剩大半。于是统统撕开揉碎,泡进盆里,泡出一盆黄褐色的浓汤,滤去渣子,灌进喷壶,对着叶背“吡吡”地喷。连喷两天,蚜虫少了一些,却没有绝迹。那些侥幸活下来的,仿佛更精神了,黑亮黑亮地趴在那里,像在嘲笑我的本事。

看来得换个招数。家里有现成的喷雾剂,专杀蚊子、蟑螂、苍蝇的那种。拎过来对着荷叶一顿喷,气味刺鼻。连喷几次,蚜虫依然逍遥。

折腾了近一周,叶子开始

卷边发黄,有一缸的花苞还没开就蔫了。老伴看不过去,说:“去买点专治蚜虫的药吧,效果兴许好些。”

对付蚜虫,老伴比我懂行。她年轻时在老家务农,当过生产队的棉花技术员。为了提高技术,队里还派她去县城“五七大学”学习了半年。那时候生产队种着大片棉花,蚜虫危害极大。一闹灾,她就亲自背起喷雾器,逐墒逐行喷洒配好的农药,药到虫除。

我们一同去花市,在卖花的店铺买了专治蚜虫的药液,回家按比例兑水喷洒,一天一次,两次就见了特效。第三天再看,叶背干干净净,荷茎也光洁如初。前后不过四天,两缸红荷重新打起了精神,新冒出的花苞也鲜亮起来。

真是卤水点豆腐,一物降一物。世上的事,大抵如此。你使蛮力,虫子不在乎;你拿烟火唬它,它不买账;你端出杀虫气雾,也奈何不了。可一旦找对了法子,轻轻两下,便瓦解于无形。蚜虫这辈子大概也想不明白,那个小白瓶里的东西,是从哪儿来的,怎么偏偏就能治住它。

那天夜里又落了一场雨。清早起来,荷叶上的水珠滚来滚去,亮晶晶的。风一过,满缸的清凉,又回来了。

故乡夏韵

邹晓峰

等风来,无疑是夏天最曼妙的等待。瞧,起风啦!夏风宛如灵动的歌者,在树梢上欢快地歌唱;又似技艺精湛的琴师,在树枝上悠然地弹琴。满院的光影随之摇曳生姿,此时,不妨煮上一壶清茶,于袅袅茶香中静听风吟,这着实是夏天里最惬意的清凉之境。

一年四季中,夏天的大自然最为繁茂活跃,声音也最为丰富多样。夏风在枝头婉转歌唱,还有那清脆的鸟鸣,蝉的激昂吟唱、虫儿的低鸣、青蛙的欢叫、溪水的叮咚,就连蚊子的嗡嗡声,也有着独特的节奏和声调。

故乡的夏天,在破晓之际,薄雾如轻纱般萦绕着乡间田野,整个村庄沉浸在朦胧的静谧之中。枝头的雀鸟最先苏醒,它们清脆的啼鸣声宛如利箭般划破晨间的安宁。晨风悠悠穿过阡陌,轻轻拂过墙头藤蔓,带出轻柔的簌簌声响。田埂边的山泉叮咚作响,缓缓流淌,精心滋养着田野青苗。

日上三竿,蝉鸣俨然成了故乡夏日的主旋律。藏在浓绿枝叶间的蝉,此起彼伏地放声高歌,那声响清亮悠远,仿佛要铺满整个村庄。没有城市的嘈杂声干扰,蝉鸣显得纯粹而热烈,不但不觉聒噪,反倒让乡野更显静谧。老槐树的枝叶浓密如伞,严严实实地遮住了灼灼骄阳,树下摇着蒲扇闲谈的邻里,孩童追逐嬉闹的欢声笑语,与阵阵蝉鸣相互交融,拼凑出最鲜活的乡间烟火图。这声声蝉鸣,是故乡夏天最热烈的告白,深深地刻在我童年的记忆深处。

午后的夏日,方才还是晴空万里,转眼间乌云便漫上山头,阵阵雷声由远及近,低沉厚重。须臾之间,夏雨倾盆而下,雨点噼里啪啦地敲打在屋檐、石阶、树叶上,错落有致。雨水尽情冲刷着田野草木,洗尽了尘世的尘埃,空气中弥漫开清新的泥土与青草气息。雨声潺潺,浸润着整片乡土,心中的烦躁尽数消散,只剩满心的澄澈安然。

暮色降临,故乡的夏夜归于静谧悠远。夕阳缓缓落幕,暑气渐渐消散,晚风裹挟着草木清香,悠悠漫过村庄。池塘里蛙声阵阵而起,高低呼应,草丛中的虫鸣细细密密,丝丝缕缕地缠绕在夜色里。晚风轻轻拂过成片稻田,稻叶沙沙轻响,温柔绵长。村口偶尔传来几声归人打招呼、几声犬吠,细碎温柔,消解了白日的热烈,让整个村庄归于安静。

那故乡的声声夏语,那些藏在蝉鸣、蛙声、雨声里的时光,镌刻着我的童年与乡愁,成为我生命里最珍贵的记忆。

诗

品时空

在异乡

许捷

总感觉凝视月亮
就能看见灶台上那把饭勺

此刻,父亲栽的芦苇低下头
在风中练习签名
一笔比一笔更像他病历上的字迹

一只苍鹭
单腿立在河心
像一根缝合水天的针
线头,扎进我骨缝里的潮湿

换个角度看夕阳

陈茂声

常有人谈论退了休,从忙碌了大半辈子的轨道上撤下来,该享一享儿孙绕膝的清福了。其实,从某种意义上讲,退休只是换了环境,转变了心态。

从高楼林立、人声嘈杂的城里,搬到安静的山村去,归隐田园,新鲜又轻松。早上醒来,听见外头鸡叫,便知道这一日要按山里的慢节奏走了。

年轻时,总觉得时间还多,未来还长,常常为了目标而匆匆赶路,忽略了沿途的风景。而如今,人到老年,更懂得心灵的归宿。当放慢脚步,不再追求功名利禄的虚妄,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安宁,便懂得了“宠辱不惊,看庭前花开花落;去留无意,望天外云卷云舒”的人生境界。

田园幽静。水很近,走不多远就到溪边,脚踩在沙滩上,松松软软,感觉自己仍有分量。溪水不停地流淌,就像光阴,一刻也不闲着。空气里带着几分湿润,深深吸一口,仿佛空气都是甜的。

山也很近,抬头就见坡,山上树多,坡也实在,腿一抬就得用力气,肺活量随之增大,久违的吐故纳新。山路上散步,生活中那些小疙瘩就被山风吹散

了。站在山顶,那霞光给人朝气,教人坚韧。

原生态的生活像一段山路,既有风景,又能醒脑。山路走多了,最大的醒悟是能坦然面对,终于知道自己该怎么活了。又像溪流,傍晚坐在河边,如同拾获治愈心灵的药方,河风一吹,脑子就像被清流洗过,奢望少了,杂念没了,人生淡了。

乡里的日子像柏油马路,平展展的,安安静静特别真实,没人跟你比生活精致不精致。在乡野,没有上班时的规矩可言,天一黑就早早睡下,人反而不容易胡思乱想。第二天早起,心情也不容易发霉。

从前买菜,就是赶集。如今讲究一个“鲜”字,几步就跨进菜园,随手拔几棵,菜叶上还挂着露水。简单一炒,那味道,鲜美得让人咋舌。

城里的冬天靠暖气,山里却不一样,慢慢钻进你衣缝里的寒气直往身体里渗,烧一壶热水泡泡脚,套上厚袜子,炉火一点,整个人便缓过神来。住久了才发现,天气只是表面,真正的变化在于“日子怎么过”。

闲余时,偶尔与文字对话,去寻找那些被岁月渐渐遗

忘的历史,虽平淡,却很充实。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。

人总期待完美的生活,然而,这世上没有完美,只有更好的心态。用什么态度面对生活,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质量。有人喜欢海,有人喜欢山。真正的意义不是选对了地方,而是到了哪儿都想把日子过顺,过得舒坦。心态就是生活的调色板,当转变角度,同样的生活,会显现出不同的风景。

年轻时,追逐朝阳的蓬勃,而如今,当站在人生的黄昏,晚霞的每一道色彩,都是我们走过的路,经历的事的印记。

回过头来想,退休不是人生的终点,只是换一条路走,说白了就是换一种活法。像是长时间高速行驶,当把油门轻轻松开,少了“规矩”,心便舒缓了许多。日出日落间,手机似乎也失去了它原先的价值。

笑对苍穹,任岁月匆匆,让霞光照亮长空,心向远方,随日月轮转,守一份初心的清明。

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。”古人的感叹中带着一丝惋惜,可此刻换一种心情看夕阳,那霞光依旧灿烂,仿佛离自己很远,又仿佛与自己息息相关。其实,那光辉就在心里。

